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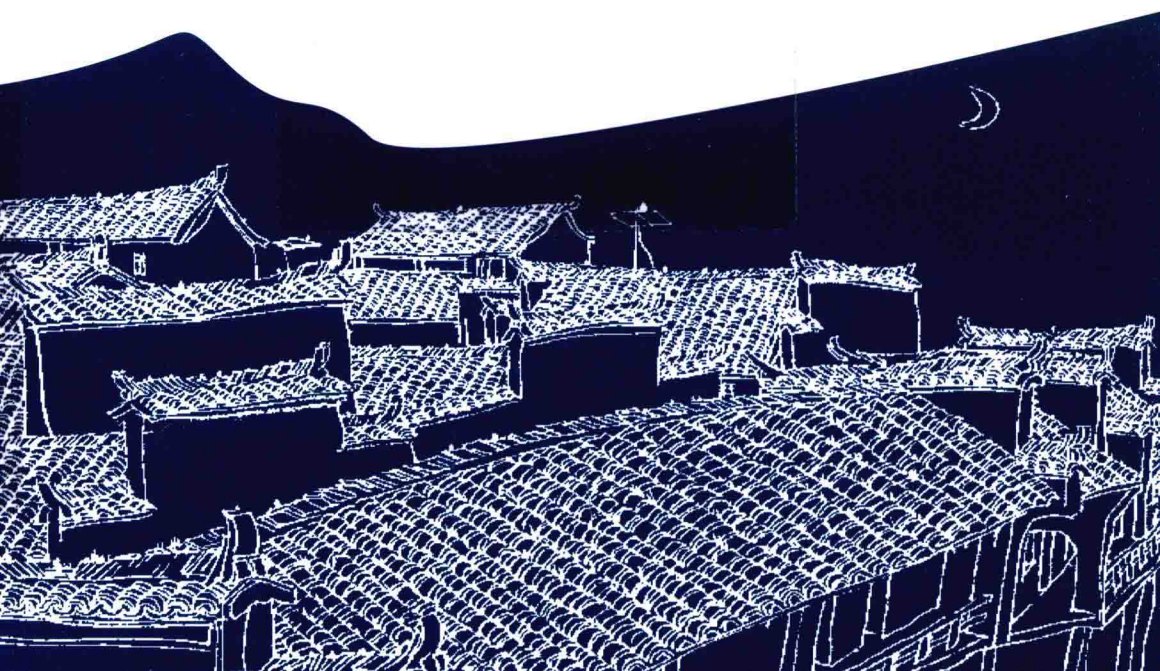
# 总角流年

严风华



所以，  
人有了回望的欲望，  
才能渐渐安详下来，  
直至离世。

漓江出版社



# 总角流年

严风华 著

漓江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总角流年 / 严风华著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6.5  
ISBN 978-7-5407-7783-8

I. ①总… II. ①严… III. ①自传体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10708 号

---

总角流年

ZONGJIAOLIUNIAN

作 者 严风华

出 版 人 刘迪才

策划编辑 梁 志

责任编辑 苏子新 陆姝彤 梁 志 欧华鹏
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
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

邮 编 541002

发行电话 0771-5824675 0773-2583299

传 真 0771-5824675 0773-2583000

电子信箱 ljcds@163.com

网 址 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印 制 广西清水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 mm × 960 mm 1/16

印 张 10.75

字 数 250 千

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07-7783-8

定 价 30.00 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出版社调换

**总角：**古代未成年的人把头发扎成髻，借指童年。

## 序 | 回望

在法国，一位叫菲利普·阿利埃（1914—1984）的史学家，就像一个锲而不舍的猎人，经风历雨，忍饥挨饿，长期隐设在一片浩瀚而茂密的历史森林中，沿着四个世纪的绘画和日记，以及游戏、礼仪、学校及其课程等漫长的踪迹，凭借经验的嗅觉，一点一滴地追寻儿童的历史。他最终发现：在中世纪，小孩一旦断奶，就被当成“小大人”，没有任何的特殊待遇。他们没有专门的儿童衣服，和大人穿的差不多，整天混在成人中间，参与劳动、竞争、社交、玩耍。到了中世纪末期以后，人们发现小孩与成人的确存在着心理、生理的巨大差别，父母才将孩子与大人渐渐分离，以儿童及对儿童的保护和教育为中心的新的家庭观这才发展起来。

1962年，菲利普·阿利埃从童年的历史森林中走出，将他收获的“猎物”——《儿童的世纪——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》结集出版，一下子在西方史学界引起了轰动，被视为儿童史和家庭史的奠基之作。将童年时期视为一个最特殊的人生阶段，这个观念自此扎根于现代西方思想之中，并席卷了整个现代世界，成为无可动摇的价值观。

童年离我们很遥远，中世纪的童年更加遥远。但菲利普·阿利埃却还

能够触摸到童年残存的体温和气息，并与他们喃喃细语，这让我感到特别诧异和震惊。诧异的是，原来我们人类的童年经历，早先竟是如此的简单和随意，如此的从容和坚强。那时的儿童早早就自立，无须搀扶，无须呵护，跟着大人去狩猎耕种，去争抢食物，去打闹嬉戏……也许因为身单力薄，难免会弄得灰头土脸，鼻青脸肿，但决不会哭爹喊娘，绝不像今天的儿童，如此孱弱，如此娇贵，似乎永远都长不大。

震惊的是，现在的人，几乎将我们美丽如花的童年忽略和遗忘。一进入了成人的阶段，就整日里为名忙为利忙，不详细了解很久以前的事，就算是刚刚从我们眼前流经的童年，有谁还能记起它的模样？有谁还问候它的冷暖？有谁还为它挽留或追忆？

童年，那是我们步入人生最初的入口啊！

还有那片含辛茹苦养育了童年的出生地。此刻，它也许就在我们的脚下，也许已经成为我们远在天边的故里。但任何时候，任何一片出生地，始终怀有一种岁月都难以消磨的母性情怀。对于投入到她怀抱的每一个子民，她没有亲疏之分，都会慷慨地展开一双柔软的臂膀，将你揽入怀中，让你分享安放在她胸脯里的那份安详和发自体内的乳香；然后又撒开双臂，让你在她微微隆起的小腹里撒娇和捣蛋。即便你的闹腾使得她疲惫不堪，但她却以无限宽厚和仁慈的微笑，轻抚着你的头，哼着陈旧的歌谣，让你在呢喃声中安然入眠。

出生地，那是生长我们躯体和灵魂的地方啊！

可是，如今的人，又有谁能记得起为她梳理那一头银色的乱发？又有谁能仔细地端详她日渐衰老的面容？又有谁能为她打拍积聚在身上的尘埃？

这样一想，我羞愧难当。

1980年7月，我高中毕业。

心虚虚地等待了大半个月之后，高考成绩公布。不同档次的分数线为每个考生划分了不同档次的命运。我的分数只上了中专线。一心就想上本科的我，毅然决然断绝了上中专的念头，没等到开学，就立即翻出旧课本，独自待在家里，开始了复习。

父母觉得情况不妙。父亲当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，母亲也是中师毕业。他们深知本科文凭与中专文凭之间的巨大差别，所以他们十分支持我做出复读的决定。但县城的教学质量不高，父母便通过亲戚在首府南宁市联系了一所学校。记得那是九月初的一天，阳光明净，空气清新，母亲带着我，大包小包地提着行李，先是搭乘了一辆拉货的顺风车北上到了崇左县(今崇左市)，然后转乘火车，再北上到达南宁。全程总共230公里。

不曾想，我第一次出远门，竟是离开故土的开始。

在那座熙熙攘攘的大城市里，我在一个叫我爸作“叔”的同族哥哥家里寄宿了整整一年。还好，经过了一年的补习，我考上了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。两年后，我二弟也从家乡龙州考入我所在的学校所在的系部。四年后毕业，我顺风顺水地留在了南宁。

就在我读到大四最后一个学期时，父母意外地调到了南宁；还在读中学的三弟和四妹，也跟着转学过来了。也就是说，从此以后，我们一家远离故里，寓居他乡了。

“想得家中夜深坐，还应说着远行人”“故国多年情尽改，忽听春雨忆江南”。在电脑里随便一查，便找出许多古句来。从古到今，想必人人都有客居他乡思故乡这样的朴素情怀。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牵扯不清的特殊情感。因为那里有太多的事情曾经发生，也有太多的事情已经遗忘。那里是缘起之地，因果之源。做了南宁人之后，我却发现，这样的思乡情愫竟然从我的心底里一滴滴地流失，就像一个松了盖口的酒瓶，经过岁月的蒸发，瓶子里的酒悄然流失却浑然不知。久而久之，我与故乡似乎是渐行渐远，了无牵挂了。

这种情绪，常常让我感到别扭和沮丧。但我知道，那是我心里有太多的积怨。

我曾不止一次跟人说过，我没有太强烈的故乡概念。因为在故乡，在我的童年里，似乎没有什么快乐，也就没有幸福可言。

这也许是一句偏激的断言。

但快乐和幸福是记忆的储藏室。没有储藏室，日晒雨淋的记忆注定

是要荒芜的。

1962年10月，我生于广西南疆一个古老的边关——龙州城。

从年份就可以推算得出，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正好经历那段特殊的时期。那时候，我们家的家庭成分被定为地主。这样的身份在那样的年代，每一天都要过得小心翼翼、诚惶诚恐；严重的时候，每个家庭成员都感觉像是被扒光了衣服，暴晒在无数鄙视的目光下，羞耻得只剩下了惊恐的心跳。处在童年的我们，纯洁的身躯里生长了仇恨和愤怒，学会了记恨和报复。我们流下了第一滴委屈的泪水，咽下了第一口难言的怨气，树立了第一个可恶的敌人……

这就是我的童年，我的出生地。

故此，积怨使我无法像别人那样愉快地谈起童年，谈起故乡。我在南宁定居的前二十年，我几乎不回老家；即便回，也极少寻亲访友，更不与任何部门打交道。

转眼，已至知命之年。那是一个应该明白生命意义的年纪。到了这个年纪，我明显感到生理和心理都出现了一种“停顿”。停顿的表现在于身体上渐感体力不支，行动迟缓；思想里少了年轻时的勇进与激情，轻狂与欲望；对于晃过眼前的名和利，尚有些贪图，却已无意也无力去抓去扯，去捞去捡了。人生的里程，不可能返回从前，往前走却再也走不出灿烂和辉煌。那是一种日落西山、强弩之末的无奈。

“一些当时看去不太要紧的事却能长久扎根在记忆里……比如一张旧日的照片，拍时并不经意，随手放在哪儿，多年中甚至记不得有它，可忽然一天整理旧物时碰见了它，拂去尘埃，竟会感到那是你的由来，也是你的投奔……”（史铁生《墙下短记》）。

有一天，我独自到了南宁之外的一户农家里闲居。我带去了购买多年却还没有读完的史铁生散文集《想念地坛》。这户农家是一个四合院，就建在一座大山的半腰上，屋子只住着一位七旬农妇。山是泥山，一峰连着一峰；从山脚到山腰，都是茶场。一畦一畦的茶树，被修整得整整齐齐，如龙身的鳞甲。偶见两三个茶农在地里劳作，黑色的影子如米粒般大小。早上，吃了早餐，我将一张椅子放在一侧厢房的走廊上，懒散

地靠着椅背看书。正是仲夏，刚出山的阳光斜斜地越过屋顶，扑在我的脸上，有些烫热。山里空旷，静谧，时不时有些大鸟从头顶掠过，“叨”的一声鸣叫，留下一串串长长的尾音，就不见了。当我读到史铁生上面这段文字时，仿佛醍醐灌顶，天眼顿开，接着是筋骨暴涨，热血沸腾。我似乎找到了一种依靠，找到了一种依据。

原来，我们一生只忙于赶路，赶得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，不得已将身上的负重一件件地丢弃于路边。事实上，我们无意间舍弃在路边的很多物件，经年流月，已成宝典。捡回它们，拭去尘埃，就能找回曾经的温存。

史铁生是在告诉我们一个经验：回望。

走得远了，走得累了，不妨回望一下——回望乡关，回望故里，回望故人，定会知道我们曾经的“来由”，也知道我们将来的“投奔”。来由和投奔，就像一挑担子，一头挑着过去，一头挑着现在；一头挑着故里，一头挑着他乡；一头挑着童年，一头挑着壮年。放弃了哪一头，都会失去平衡。

回望里，我们看到了什么？目光所至，无非是远山和浮云。但透过远山和浮云，必定是清天白日之下的美丽如初的童年与故里。

别怪我偏心，现在挑在我肩头的担子，如果两头的箩筐分别装的是童年和壮年，或者是故里和他乡的话，我更热爱童年或故里。那里有熟悉的乡音和故土，有码头篷船，有庙宇祠堂，有古巷小径。我调皮的身影，曾经像风一样从它们身边溜过；在一阵阵的叫卖声中，我经不住诱惑停在小食摊前，掏出仅有的一两枚镍币，买了酸萝卜或薄荷糖，和弟弟吃得两腮生津；我抱着幼小又哭又闹的妹妹，买了三次票，进了三次电影院，总也看不完《三进山城》；我逃了学，与同伴一起，蹚入没人看守的鱼塘中用竹排将鱼赶上岸，白花花蹦蹦跳跳的鱼让我们捡得手忙脚乱……

他乡和成年的箩筐里，装得满满的是生计和名利，以及为此而展开的明争暗斗、伪善奸佞、损人利己的成年人游戏。如果不是为了生存，为了家人，估计没有谁愿意挑着这副担子回家。

但人生必须两头挑着，否则就不完整。

史铁生还说：“有人的地方一定有墙。我们都在墙里。没有多少事可以放心到光天化日下去做。”

这个时候我才明白，近三十年来，我对故乡的躲避和排斥，是因为我钻到墙里去了。墙里看不到童年和故里。

在那间远离南宁的农家四合院里，几天来，我除了看书，很多时候都是和那个农妇聊天。她二十出头的时候就嫁到这个村子，一开始做公社的接生员。至今，方圆十几里地，前后有几千个孩子都是经她的手降生的。她丈夫是镇中学的教书先生，除了假期，常年都不在家。她平常除了出诊，还要照顾公婆，养鸡喂猪，锄地种菜，护理他们那五个孩子。那间四合院，全是她一个人，利用空余时间，打土砖，挑石头，分期一间一间建起来的。怪不得她那间四合院，房间有的新，有的旧。如今老了，丈夫和五个孩子都到县城去住了，可她就是不愿下山，说这里的空气好，还有人可以聊天。她如今每天都坚持下地，种些瓜果，甚至还种玉米和稻谷。这几天，农妇跟我说的，几乎全是她以前如何翻山越岭为乡亲接生，如何起早贪黑养家糊口的往事。农妇用回望的方式，肩挑着过去和现在，坚守着那间凝聚了她全部血汗的孤院。

有时候，回望比前行踏实。

回望可以找到很多温暖的往事。

回望可以明了以往的一切，但前行却无法预知未来。

所以，人有了回望的欲望和去向，才能渐渐安详下来，直至离世。

# 目 录

## 第一章 | 命里运外

折 身 / 3

豆浆和油条 / 6

我的龙江街 / 9

三岔口 / 13

## 第二章 | 家族之累

穿越乡村的黑夜 / 23

夜 钓 / 28

父亲童年的异乡生活 / 30

大伯之死 / 34

三棵杉树 / 37

## 第三章 | 乡野的忧郁

大雨小雨 / 45

哥 弟 / 53

阿 耶 / 60

哥 细 / 67

## 第四章 | 阳光的褶皱

石 枕 / 73

又见汽灯 / 78

校园轶事 / 81

复 仇 / 88

冷 暖 / 91

竹 丛 / 95

魂归故里 / 99

## 第五章 | 劳动与金钱

美丽的四块钱 / 105

与水结仇 / 109

食 者 / 113

运 动 / 123

## 第六章 | 少年目光

风 景 / 127

龙 州 / 131

人五人六 / 135

父亲的气节 / 141

木 匠 / 145

一走到头 / 148

那一年的冬天 / 151

## 第一章 | 命里运外

父母把你生下来，安排在这个家庭里，你就得跟随着家庭的命运轨迹生活和成长。你别无选择。

什么样的家庭，就有怎样的命运。怎样的命运，就有怎样的人生。

折

身

1949年12月的某一天，龙州解放前夜。邬民飞带着他的妻子和一个14岁的女儿，正日夜兼程地往越南的海防逃亡。

邬民飞当时是广西对讯督办署的一名下级军官，先后在凭祥、龙州两地海关做外事工作。这个对讯督办署，是中法战争结束，清政府和法国政府在天津签署了《中法会订越南条约》后，经双方商议而设立的机构。其时，龙州被辟为广西第一个对外通商口岸，对讯督办署就是专门负责处理中国与法国、越南的外交事务。所谓对讯，即驻有武装之地为“讯地”，彼此对设讯署，即曰“对讯”。广西对讯督办署意为“广西国境警察局”的意思。第一任对讯督办是广西提督、太子少保苏元春，地址设于凭祥；第二任督办郑孝胥到任后，立即将督办署迁到龙州利民街。邬民飞当时任法文翻译，写得一手好毛笔字。

他知道，龙州一旦解放，那等待着他的将是不测的命

运。所以，他不得不带着妻儿，忍痛离开家乡，赶上停靠在越南海防的最后一艘国民党军舰去台湾。当时他们逃亡的路线是：先从龙州的丽江坐船到邻县宁明的明江，然后从宁明边境进入越南，到海防。

但当他们上了岸，来到宁明县边境线上一个叫马鞍村的地方时，情况出现了变化。邬民飞妻子平日以卖豆腐为生，长期操劳，染病在身，身体十分虚弱，而女儿年岁还小，经过两天的跋涉，她们已经体力不支，行动缓慢。按如此速度，恐怕无法赶到百里以外的海防，按时登上那唯一的一趟军舰了。无奈之下，邬民飞决定，他一个人先走，等以后安定了，再回来接她们。

当时适逢冬天，他们除了带出一些路费和御寒的衣物，就别无他物了。风从江面刮来，徐徐的，却有一种透入骨髓的冷。江边的竹丛，叶子已经泛黄，在风的作用之下，竹尾顺着风向不停地摇摆，“沙沙”的响声，抖落许多黄叶。站在路口边，邬民飞要与妻子和女儿告别了。当时的礼节，不会有今天那样的拥抱、握手、吻别之类的造作和烦琐。他只是向她们挥挥手，转身就走。邬民飞是个军人，身高一米七几，身板挺直，英气十足。但此时的他，高大的身躯却现出了一种难以察觉的单薄与孤寒，步子迈得多么的迟疑和凝重。看着他在竹林中渐渐远去的背影，他的妻子知道，这是最后的告别了。岁月的磨砺，世事的困苦，迫使她强忍住了泪水和悲伤，只是用目光表达了送别的留恋。而十多岁不谙世事的女儿，已明白这是一种骨肉的分离，悲伤之情一下充盈心间。她紧紧拽住母亲的衣襟，一头埋在母亲的怀里，浑身颤抖，脸颊通红。她想刻意地压制住哭声，不想让父亲听到，怕影响了他的行动。但眼泪还是不听话，扑簌簌地淌下，一直淌到嘴角。眼泪渗到嘴里，味道是咸的，这就更加触发了她的悲伤，忍不住突然“呜”的一声哭出来。这哭声有些嘶哑，且断断续续。虽然微弱，但随着风的流转很快就传到了邬民飞的耳朵。他一听到，就一下愣住，赶紧回过头来，看了一眼妻女那孤苦的样子，心一软，折身就返回来了。

这一折身，是邬民飞刚才一直怀有的念头。毕竟抛下妻女，他于心不忍。况且，这一离别，何时才能相逢？这个家没有了他，她们怎样生

活？一连串的困惑使他实在不忍独自离去。倒是女儿的哭声给他找到了折身的理由。

但这一折身，就完全改变了他的命运。

也许，在此之前，他一定想了很多。如果他去了台湾，除了承受骨肉分离之苦，那么，他身后所发生的一切，他将不用去承担什么；而如果他返回家乡，今后所有的祸福，他将要亲身经历。但他最后一想，这么多年，无论是在官府里做事还是与邻里相处，他从没有欺压百姓的言行，估计新政府对他不会有什么不公。

他们又重新坐船从明江到丽江返回龙州。后来，郭民飞的女儿郭淑德在龙州结了婚，郭淑德就成了我母亲，郭民飞就成了我外公。龙州便成了我的出生地。

母亲一直说，当年如果不是她的一哭，那外公就真的走了，去台湾了。如果外公去了台湾，那绝不是什么好事情。